

GUIGU XUEXIAO

鬼谷学校

第一卷 鬼谷里的学校

郭文峰◎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鬼谷学校

GUIGU XUEXIAO

第一卷 鬼谷里的学校

郭文峰◎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谷里的学校/郭文峰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3

(鬼谷学校)

ISBN 978-7-5395-4602-5

I. ①鬼…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0758 号

鬼谷里的学校

——鬼谷学校(第一卷)

作者:郭文峰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区 B 区 42 幢

开本:890×1270 毫米 1/32

字数:143 千字

印张:7 插页:2

印数:1—10110

版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602-5

定价: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鬼谷子



鬼谷子，鬼谷学校的老师兼校长，教兵法 and 纵横之术，拿手绝技是弹子神通。

越女老师



越女老师，漂亮的剑法老师。

八哥

九哥



八哥，一只白头八哥，负责鬼谷学校的通信和预警，一生气便在人的头上拉便便。
九哥，一只凶猛的旅獒，负责鬼谷学校的安保，喜欢咬人的屁股。

小白



小白，瘦小灵活，手执一把降龙木剑，手臂上盘着一条小青蛇。

孙伯灵



书呆子孙伯灵，学习刻苦，博学多才。

庞涓



尖嘴狐庞涓，智商很高，嫉妒心更强。



野猪田力士，庞涓的死党，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典范。



小蹦豆阿福（徐福），一颗总是不安分地蹦来蹦去的小蹦豆。



黑无常卫鞅，鬼谷学校的大管家，待人十分严厉。



大喇叭张仪，嘴巴特大，大喇叭四处广播。



小如，越女老师的女儿，剑法高超，热心助人，鬼谷学校里的大姐大，被男生称为野蛮姐姐。



叶子，一个身世凄惨、长着一张红苹果脸的小女孩，拿手绝技：哭。



◎第一章	肉骨头打狗	1
◎第二章	迷失鬼谷	8
◎第三章	这个猪头会发飙	12
◎第四章	鬼谷里的学校	20
◎第五章	二号寝室	26
◎第六章	小小八哥也很拽	32
◎第七章	别惹猴子	38
◎第八章	小白快快跑	45
◎第九章	鬼谷老师	54
◎第十章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	60
◎第十一章	东郭牛三十一号	67
◎第十二章	温泉浴，我喜欢	73
◎第十三章	超级无敌美味包	80

◎第十四章	猴界服装秀	86
◎第十五章	不战而屈猴之兵	92
◎第十六章	猴屁不好拍	97
◎第十七章	猴王特训班	101
◎第十八章	笨贼来上门	106
◎第十九章	胆小鬼	112
◎第二十章	一只追求自然的愤怒蛙	118
◎第二十一章	南郭先生,你好奸	124
◎第二十二章	天上掉下一枚怪蛋	130
◎第二十三章	被窝里爬出一条小青蛇	136
◎第二十四章	小青蛇,真可爱	141
◎第二十五章	八哥的小弟叫九哥	147
◎第二十六章	招惹八哥的下场	153
◎第二十七章	保卫小白	159
◎第二十八章	天上飞来一只木鸟	165
◎第二十九章	遭遇针猪蚊	173
◎第三十章	羊皮卷不翼而飞	179
◎第三十一章	谁在偷袭谁?	185
◎第三十二章	小白竟然是.....	192
◎第三十三章	死人又复活了	197
◎第三十四章	藏在山谷里的秘密	205
◎附录	鬼谷学校人物原型大揭秘	211

第一章

肉骨头打狗

噼噼啪啪，梦中的小白觉得自己似乎被绑在柱子上，正被皮鞭一次又一次地抽打着。

小白被抽醒了。

这是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瘦小男孩儿。他的身上穿着云纹的锦绣长袍，挂着玉带，一看就像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可如今却衣衫凌乱，满面憔悴，本来星星一样亮晶晶的小眼睛里充满了惊恐。

小白的小眼睛刚刚睁开一条缝，隐约间，便又见到一些东西劈头盖脸抽过来。

小白赶紧伸手去挡——啪！挡是挡住了，可他仍然中了招，被这些东西的末梢给扫到，脸上是火辣辣地疼。

捂着脸一看，肇事者原来是路边那飞扬的柳枝。

眼前是一条绿树掩映下的羊肠小道，路旁的树枝荆棘飞驰而来，又飞逝而去。

小白明白了，自己仍然在马背上。自从两天前从家里逃出来后，他就一直在马背上颠簸着，奔逃着。

又有一条拦路抢劫的树枝抽来。

小白赶紧做缩头乌龟状。

树枝擦着小白的头皮过去了。

可是——

啪！

啊！

似乎又有人中招了。

小白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背后还坐着一个人，公孙先生。

“公孙先生，你没事吧？”小白担心地问。

“没事。”公孙先生咬着牙说。

公孙先生身材魁梧，脸庞四四方方，只是满面尘灰，头发凌乱，满脸的胡须就像刺猬背上的尖刺一样根根直立，身上的牛皮甲也是破碎不堪，看那整齐的切口，应当是刀剑留下的痕迹，缝隙里还渗着殷殷的血。

“白雪，快！”公孙先生边用左手紧紧抱住团团蜷缩在自己怀里的小白，边用右手挥动缰绳，拼命地催赶着胯下这匹全身雪白的千里马。

可是，一向听话的白雪不但没有加速前进，反而如同拉着破车的老牛，慢慢地做起了减速运动。

毕竟已经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两天两夜，别说千里马了，即使是万里马，这么没日没夜超负荷地加班，恐怕也要累趴下了，搞不好还可能被整报废，变成连一里都跑不了的半里马了。

所以说，白雪现在只是怠工，而不是罢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

“公孙先生，我们这是在哪里呀？”望着眼前蜿蜒曲折的山路、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小白问。

“云梦山。”

“我爸爸不就是让你来这里的吗？”

公孙先生的眼角湿润了：“可惜，主公的话还没说完，

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地址，他便——”

“趴下！”他突然大叫一声，一巴掌把小白拍到了马脖子上，然后又把他那墙壁一样壮实的身板结结实实地拍了下去，拍得小白龇牙咧嘴，嘴巴眼睛和鼻子都缩到了一起，全身的骨肉差点儿重新来一次排列组合。

“怎么了？”小白挣扎着。

可刚挣扎了几下，他就吓得三魂七魄只剩下了一魂一魄——

几支利箭呼啸着从他俩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当”的一声穿进了路旁一棵柳树的树身里。

柳树就像被雷击一样筛起了糠。

扭头一看，十个全身黑衣黑甲的蒙面骑士旋风般地追了过来，手里那黝黑的弓箭泛着死亡的光芒。

“这些恶人怎么就像见到骨头的恶狗一样，死咬住不松口呢！”公孙先生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

这种狗咬骨头的游戏已经持续两天两夜了。要不是公孙先生反应敏捷，他俩恐怕早就被穿成羊肉串了。

“公孙先生，谢谢你——”小白的話还没有说完，公孙先生那面肉墙便又压了下来。

千万别把我们的什么零件给搞掉呀！可怜的小白向老天爷祷告。

也许，小白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当公孙先生再次挺直身子的时候，他俩的身上果然没有少掉任何零件。

不但没少，而且多了，公孙先生的背上多了一支箭。

这是一支歹毒的狼牙箭，带着倒钩的狼牙箭头深深地插进了公孙先生的肉里。

公孙先生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把牙齿咬得咯蹦作响。

追兵越来越近，嘚嘚的马蹄声响彻山谷。

“照这么下去，我们早晚会被追上。”公孙先生说，“公子，我恐怕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

“公孙先生，你要干什么？”小白紧紧地拉住他的手。

公孙先生没有回答小白的话，他的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芒：“公子，保重！”

当拐过一个弯，追兵的视线被树丛和山崖挡住的时候，公孙先生挣脱小白的手，抽出身上的青铜剑，翻身下马，对着白雪的屁股狠狠地捅了一剑。

原本慢慢腾腾如同百岁老牛一样的白雪，被这一剑捅回了千里马的原形，奋起马蹄，一溜烟地跑了。

接着，公孙先生拿出身上的麻绳，把一头绑在山道左面的杨树上，拿着另一头滚进了右面的荆棘丛里。

黑衣骑士转眼间便杀到了。

他们只顾盯着前面的目标，哪料到脚底下会有埋伏呀！公孙先生一拉绊马索，这些急速甚至超速行驶的马立刻一个个痛失前蹄，以一个标准的狗啃泥的动作栽了下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现场是人仰马翻，滚成一团。

此时不痛打落水狗，更待何时？

尘埃还未落定，公孙先生便挥着剑冲了进去，猛冲猛打，猛砍猛杀！

人群里剑光飞舞，剑气激荡。对方被他这不要命的打法打得一时惊慌失措，眨眼间便倒下了两个。

但这些黑衣骑士毕竟人多势众，而且训练有素。一个脸型几乎和他胯下的坐骑一模一样的马脸骑士一声呼哨，



他们立刻把两个伤员保护在中间，背靠背地结成了一个防护严密的战斗小组，稳住了阵脚。

肉骨头打狗，如果打不死狗的话，那肉骨头的下场，恐怕就不怎么美妙了。

尘埃刚刚落定，马脸骑士便冲到公孙先生的面前，挥剑磕飞了他手里的剑，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闪着寒光的剑尖，抵在了公孙先生的咽喉上。

公孙先生毫不畏惧地与马脸骑士对视着。

“队长，杀了他！”一个受伤的骑士大喊。

可是，马脸骑士没有动手，而是收剑入了鞘：“用不着了！你没见到他的脸色已经发黑发青了吗？这说明他已经中了我们狼牙箭上的剧毒，活不了一个时辰了，就让他好好享受一下这最后的时光吧！我们赶紧去办正事！”

可当马脸骑士一脚把口吐白沫的公孙先生踢到路旁的草丛里，重新上马，率领着手下快马加鞭地追赶的时候，却失望地发现，前面已经一无所有了。

白马呢？白马上的小男孩呢？

没有人回答。

眼前，只有沉默的树木和几只看热闹的麻雀。

这几只麻雀聚在一株松树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点评着，似乎在嘲笑着他们的无能——十比二，竟然还被人家溜了，你们这活是怎么干的？这么笨，还是回家抱孩子去吧！

马脸骑士很生气，为了让这些乱嚼舌头的长舌妇们知道后果的严重，他又举起了弓箭。

可惜，这些麻雀看客机灵得很，一见形势不妙，立刻

扑闪着翅膀一哄而散。

抬头四顾，周围只有淡淡的雾气，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里飘荡，飘荡，整个云梦山似乎都笼罩了一层轻纱。

迷失鬼谷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看着公孙先生渐渐远去的身影，小白眼眶里的泪水滚而下。他明白，此地一别，很可能就成了永别。明知道此去定然有去无回，公孙先生仍然选择勇敢地面对。在这一刻，小白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杀身成仁，什么叫舍生取义。

白雪如一道闪电划过幽幽的森林。

风，在耳畔呼啸。

前面是一个三岔口，向左是一条稍微平整些的山道，向右则是一条峡谷，两旁山崖耸立，一条蛇形小道若隐若现。

向左，还是向右？小白左右为难。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他一拉缰绳，右转！白雪嘶叫一声，又奋起马蹄，快步前进了。

这条小道高低不平，旁边还有浅浅的小溪流过，许多大石块上长满了苔藓，又湿又滑，稍微不小心，就会滑倒，摔个四仰八叉。

白雪就差点儿中招，幸亏它反应敏捷，还没有倒地，便又站住了。

白雪是差点儿，可在白雪背上的小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不但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仰八叉，差点儿把屁股摔成四瓣，而且在站起来的时候，紧接着又表演了一个难度

系数更高的自选动作——脸蛋撞石头。

结果，石头完好无损，连一块石头皮都没有掉下，他的小脸却惨了，经过这次剧烈的撞击，几乎膨胀了一倍，活脱脱一个猪头方片五。

撑着几乎散架的身子，小白又爬上马，继续上路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尽头。路的尽头是大片的松树林，落日的余晖，似乎给暗绿色的松树林镶上了一层金边。

一匹白马，一个小男孩，就这么从阳光的沐浴里跃出，一头扎进了幽深的树林里。

里面一片昏暗，浓密的树冠遮住了天空，只有几缕阳光突破重重封锁，在地上撒下几块零碎的金子。

走了大约有两刻钟，小白见前面的树林里卧着一个灰暗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巨大的卧虎石，上面还刻着两个浓黑的大字——鬼谷。

鬼谷？这是什么地方？里面有什么？小白一无所知。

既然牌子都见到了，那说明这个地方已经不远了。

继续前进。

可是，又走了大约两刻钟，竟然又见到了一块卧虎石，上面仍然刻着两个大字——鬼谷。

真是奇怪了！

继续。

竟然又见到了一块！

这下子，小白是彻底地晕菜了！

这是咋回事呀？

难道自己迷了路，一直在原地兜圈子？

太阳已经落了山，树林里雾气升腾，周围的树木、草丛，都慢慢地消融在这浓浓的黑暗中。

而黑夜中的吸血鬼——蚊子，则成群结队地围上来，一边磨刀霍霍，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同伴：“同吃，同吃。”

小白吓得把身子又缩小了一圈。

嘎！背后传来乌鸦的尖叫声。

小白惊恐地一扭头，却看到两颗蓝幽幽圆滚滚的东西。

这两颗东西正缓缓而来。

是什么？

近了，更近了，看清楚了，这两颗蓝幽幽圆滚滚的东西，只是一个东西的配件而已，与它们配套的，还有尖尖的嘴、毛茸茸的身子、长长的尾巴——妈呀，这不就是狼的眼睛吗？！

吓得屁滚尿流的小白赶紧拍马跑路。

小白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黑漆漆的树林里钻来钻去，而且进行的还是极具危险性的丛林越野兼超速驾驶。

转过一棵大树——等等，前面怎么还是卧虎石？

再跑就要撞上了，快刹车——不，刹马！

小白一勒缰绳，马是刹住了，可他的人却没有刹住，嗖的一下飞出去，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笔直地飞向前面的卧虎石。

当小白的脑袋以火星撞地球般的悲壮和卧虎石完成第一次亲密接触后，他的脑袋上多了一颗鸡蛋大的红包。

小白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了，朦胧中，似乎有什么在抚摸自己的脸庞，温温的，湿湿的，就像妈妈那柔软的手。